

# 今日評論

期三十二第 卷四第

---

這一週

中美借款及其使用

日僑訂約

社會之飾

人口流動的一個政策(下)

雲南的雲

伍啓元

錢端升

李樹青

潘光旦

沈從文

---

版出日八月二十年九十二國民

類紙聞新類一第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 這一週

美國總統羅斯福於十一月卅日宣佈美國對華將再撥款一萬六千萬元，以五千萬購買中國貨幣，以五千萬貸與中國在美購貨，以六千萬用作在中國購貨之用。美國總統宣佈對華貸款的日期，正是日寇與汪逆偽組織簽約的日期。這兩件事的日期並非巧合。這是美國援華有誠意，反日有決心的證明。日寇侵華手段加緊一步，則美國打擊日寇的政策，亦加緊一步。三年來的事實，都是如此。其結果，美國制日的行爲，總使日寇自鳴得意的收場，得不償失。這次美國給予我國的貸款，數目之大，遠過從前，患難友誼，盛意可感。

同時，這又證明友邦對我抗戰最後勝利之信心，又已大量增加。我們惟有努力促進後勝利及早到臨，方足以報答友邦此項盛意。此次大量貸款成功，我國負責交涉者爲胡適大使及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兩人。宋氏到美以前，代表中國向美接洽貸款者爲陳光甫氏。美國政府及人民對胡，陳，宋三人的印象，都甚美滿。美國對華一再貸款，一方面出於美國友誼盛意，一方面由於我國抗戰成績，然三氏之勞績，良有足多者。至於此次大量貸款成功如此迅速，則胡氏的忠誠博遠，儒雅篤信與宋氏的精勤宏毅，兩者相合，足以折服美政府而使之慷慨相與。諸氏功在國家，我們國民亦願一致加以嘉許與慰勉！

日寇與汪逆偽組織的非法條約，終於十一月三十日在南京簽字。這種非法條約，不但在法律上無效用，在事實上亦絕無任何影響。日寇既蒙養漢奸在市京組織偽府，此款非法條約，遲早必發生。這類非法條約，日寇與汪逆進行已久，遲遲到今日始行簽字，適足以證明日寇對南京羣魔缺乏信任。以往日寇遠巡觀望，不肯簽字，猶存向我國誘和之一妄念。最後出於簽字，又適足以證明日寇自認誘和絕望，別無他路可走，乃趨此下策。中日問題，決

於戰爭。在戰爭上我既有擊敗敵寇之決心，斷除後奴之把握，則汪逆之流，簽訂私人賣國條約，豈足以影響我國命於毫末？此種非法條約，實際只能發生一種作用，即加深我國民對日寇之仇恨，使我國民更振奮，更努力，更認識我國家民族除軍事上取得最後勝利外，絕無其他出路。使我國民更認識，今後國內更應加緊團結，更應刷新內政，更應調整外交關係，以衝破敵寇長期封鎖之局面，俾國家民族得以早日恢復獨立自由。

日寇承認汪逆偽政權後，英美表示絕對援助中國合法政府。蘇聯對此項消息，僅登載東京簡短電訊。蘇聯爲中國友邦，其將維持本年八月一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蘇維埃會中所發表「決不承認中國任何偽組織」之聲明，絕無疑義。柏林電訊，亦稱德國政府當不至承認南京偽組織。照此說來，日寇排演的傀儡戲，只是自演自看而已。自日寇與汪逆簽訂非法條約後，我外交部長即發表談話，謂「倘有任何國家承認該偽組織者，我政府與人民當認爲最不友誼行爲，不得不與該國斷絕通常關係。」而蔣委員長亦於本月二日，發表談話，喚醒各友邦「透澈認識日本之全部野心，與在太平洋上之根本問題，以及各國共同禍患之所在」，並促各友邦「開誠佈公，共同合作，迅採有效行動，以制止日本之侵略」。我們不相信世界各國，除日寇外，再沒有任何國家承認南京偽組織。倘有任何國家冒昧出此極大不友誼的行爲，彼即爲我中國全體國民之公敵。

當此日寇與汪逆簽訂非法條約之時，國人最有效的反對表示，莫過於以事實來答復敵寇的空言。上月三十日，「值敵偽簽訂無恥和約之日」，紐約華商李國欽氏，敬電蔣委員長，以美金萬元爲防空建設捐款。這就是一個絕好榜樣，值得國人稱譽，更值得國人效法。李氏於前年長沙，今歲隨棗，兩

失大捷後，會學先捐款，或以稿師，或以助戰。此種有錢出錢的精神，我們國內富有之人均能急起直追。如能於短期內積聚成數，或以防空，或以購機，則卡爾康常的訂約不就是我们抗戰力量激增，與最後勝利降臨的開始！

鄂中鄂北的頑敵，自上月二十四日又在編織活動，企圖恢復今春所失的地區的一部。敵人所用的兵額極多，飛機坦克均有出動。所竄擾地帶亦廣，襄河兩岸綿長百餘公里均有敵蹤。然而經我軍的兜剿襲擊，一週之中，斬獲甚多，敵方損失計達二萬。這次獲勝，適值敵僑公團簽約之時，尤值國人讚嘆。蔣委員長對李宗仁司令長官嘉慰，宜也。

參政員陳嘉庚氏視察東南各省後，於十一月三十日再度飛昆。在昆明他對記者發表了一篇頗得注意的談話。他依據觀察所得，認福建省政，「甚須多所改善」。他認政不滿者有這幾點：（一）閩省田賦近由三倍加至十七八倍，影響民生至鉅；（二）省府組織之貿易公司，取利頗重，失調物價之旨；（三）省參議員反對增加田賦，竟被囚禁；（四）兵役有綁票壯丁情事。借陳嘉庚之另一華僑鉅子侯西反氏亦有同樣意見。我們相信陳氏所言，必有事實根據。果爾，則中央政府對閩政之改革，應立即加以注意。陳氏所舉四端，有一於此，即陷閩省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四弊同時存在，則閩民何辜。受此虐政？惟陳侯兩氏為福建省人，以福建人談福建政治，誠如陳氏所謂「家鄉所在，不能不望尤殷」，故言之坦白開誠。兩氏所觀察其餘各省，所謂「一般尚稱良好」者，得毋隱於中者歟？其他各省政情，果盡能免此四端，果無更弊於閩政者歟？兩氏未親察各省，果又能盡免於閩政之弊歟？抑陳嘉庚氏有感於中，借閩人談閩政機會，作一般之呼籲耶？總之，今日國家之存亡，民族之生死，決於抗戰之勝敗，即決於政治之良窳。中央對中央及地方政治澈底刷新改革，尙宜作更大的努力！

蔣委員長最近對川省縣長訓話，對地方糧食管理一層，特別加以指示，

囑各縣長嚴格取締囤積與隱匿，要「不畏強豪，不懼權勢，做到『有錢出錢之公平負擔責任』」。我們以為不止川省縣長應遵從此訓示。凡中國地方官吏均應秉承蔣委員長此項訓示，加倍努力。不止將管理糧食一層，應該如此；在平抑一切物價上，都應如此，不過管理糧食一層，在目前更為重要罷了。「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這彷彿是陳語爛調，這是幾千年來政治經驗的鐵律。我們絕對不相信，民不聊生的政治環境下，對外戰爭，有絕對勝利的把握。我們謹一再向各地方官吏呼籲，對目前民食問題，對目前一班物價問題，應認真設法解決。地方官吏應毋負蔣委員長愛國愛民之苦心！更毋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絕境！

羅馬尼亞政治，目前又暴露十分不安寧的現象。鐵衛國大事屠殺。據國際間電訊傳說，十一月二十八日，鐵衛國會館決重要政治犯六十四人。其中包括前此曾任羅馬總長及將軍者多人。上月二十九日合衆社電，又稱鐵衛國被鐵衛團屠殺者達二千人。鐵衛團這種行動，當然是報復兩年前羅馬政府對該團的待遇。鐵衛團這種屠殺政策，引起陸軍方面嚴重反感。羅國內戰大有立即爆發之可能。然鐵衛團所以有此屠殺行爲，自然是倚仗希特勒的保鏢。羅馬人民自相殘殺，希特勒當然志得意滿。外侮已經深入，兄弟依然鬩於牆，且甘受外人之挑撥愚弄，羅馬尼亞的前途真不堪設想矣。

美蘇邦交及英蘇邦交最近似有改善趨向。蘇駐美大使奧曼斯基上月底曾晤美國國務卿威爾遜及美蘇談判事宜。其後國際新聞社電訊，又傳美已決定，美國在海參威設立領事館。同時，路透社消息亦傳蘇駐美大使邁斯基最近亦曾與英外次白特勒晤談。似此，則美蘇與英蘇間之關係，又漸趨接近。最近，蘇聯報紙言論，亦多表示蘇聯不參加反英集團。這又證明莫洛托夫前次訪德，蘇德間並未成立任何諒解。以實際利害而言，蘇聯與軸心集團之矛盾衝突，遠較蘇聯與英美爲多。以世界福利而言，則英美蘇的合作，當足以制裁法西斯國家之強暴侵略行爲。站在我們的立場，我們惟希望美蘇與英

蘇關係，從此漸入佳境。

泰越形勢近日來益趨嚴重緊張。泰國空軍較越南雄厚，故不斷飛越轟炸越南砲隊，亦時向泰境轟擊。一日合衆社電訊且傳雙方軍隊已在東埔寨方面發生大規模衝突。雙方誰勝，誰曲誰直，雙方各執一詞，似亦無從判別。要之，泰越戰事果真不可避免，則喜笑顏開的惟有日寇。日寇目前之野心，即在全盤併吞越。泰、緬三增，以作南進之根據地，且以完成對華之南面封鎖。日寇今日正努力製造越、泰、緬間之衝突。扶泰以侵越，假道泰國以滅緬，這都是日寇的計劃。泰越果出於戰爭，正陷日寇計中。螞蚱相爭，漁翁得利，其結果泰越兩敗俱毀，而日寇勝利矣。越泰果盡併於日寇，則緬甸當然成爲無唇之齒了。其實目前越泰緬自全之計，即三者聯合以防制日寇之侵略。我們希望越、泰、緬三方當局，有見於此，此爲三者之利，亦遠東局面之利也。

倫敦路透社消息，法國維琪政府已拒絕希特勒所提對法和平條款。希特勒之和平條款，要求法國以阿爾薩斯及洛倫刺讓於德，以直布底刺讓於義。此外，法國國內及各殖民地之港埠，應准德國船隻停泊及加充燃料糧食。法政府中輔伐國主張接受此項條件。洪特辛格爾將軍則反對此項條件。據傳洪

## 中美借款及其使用

醞釀已久的美國對華巨額貸款已於十一月底宣告成立。這次美國對華貸款，內容頗簡略，尙無法得悉其詳細的內容。惟根據路透社和合衆社十一月初日及十二月初二日的常訊，則這次借款共包括三部份。第一部份數額爲五千萬美元，是一種純粹的信用借款，據美國政府當局宣稱，「將以充作一般之用途」。這部份的借款是由美國進出口銀行支付。第二部份是一種金融借款，數額也是五千萬美元，將專門「撥出用以保護中美兩國之幣制及維持兩國

特辛格爾將軍之主張已取得勝利。似此，則德法之和平，暫時當不能成立。而希特勒誘騙法國對英作戰之計劃，終將成爲幻夢。其僅依我們的觀察，法國反對此次喪權辱國之條件者，何止洪特辛格爾一人？前此博覽會期間與法政府意見衝突，此中亦非無因。此項和議果真成立，則法高爾所領導之自由法國民族委員會之勢力，必立見擴大，德法問題，依然不能解決。爲法國國命計，在英德戰事未結束以前，對德議不簽訂和平條約，未始非爲法民族留一線生機也。

倭國國民最近又有不滿近衛政府的表示。香港十一月三十日電訊，日寇政府目前又正努力於消滅「耳語運動」。所謂「耳語運動」顧名思義，一方面充分表現寇政府對民意之高壓，人民實處「敢怒而不敢言」的苦境，另一方面又證實民怨之普遍。近衛兩次上台，第一次以解決中日事件爲號召，其結果發動侵華戰爭，第二次又以結束中日戰事相號召，其結果承認汪逆偽政府，從此中日之仇恨愈深，中日問題公平合理之解決愈絕望。今後日本人民愈陷水深火熱之中。寇國人民發生「耳語運動」，豈偶然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日寇取締「耳語運動」之結果，則川塞而潰之禍，當在目前了！

### 伍啓元

幣價之平衡」。這部份的款項是由美財政部平準基金項下撥出。此外尚有第三部份，總額共六千萬美元，是一種購物協定借款，用來預付中國出口的錫、錳等物品的貨價。這一部份是由美國復興銀公司之附屬機關「金屬準備公司」，與中國「資源委員會」商辦的。辦法是由美金屬準備公司預付貨款六千萬美元，而中國則將按合同於此後若干年間將協定內所規定的貨物送交美國，以償還債務；至價格則「以交貨時之市場行情爲標準」。這一部份

是作購貨之用，但事實上中國要在若干年後才能把貨物交濟，所以也是一種信用貸款。

沒有疑問地，一萬萬六千萬美元的借款，是一種空前的巨額借款。關於這次借款的政治意義，在本刊本期的時評中已加以論述。在這裏，我們將專從經濟的立場，來分析我們應該怎樣充分利用這些款項。我們已經說過，這次的借款共分三部份；所以在用途方面，我們已經對這三部份分別加以論述：

(一) 五千萬美元的信用借款——根據借款的規定，這五千萬美元是作「一般的用途」。換句話說，對這五千萬美元我國是可以自由使用的。我們認爲這五千萬美元應全部用來購買軍事上所必需的物品。在這戰爭時期，軍事第一，我們應把這五千萬美元，每一分錢都用在直接充實抗戰力量的途上。我們不應允許有一分錢的浪費，我們不應允許有一分錢被使用到與抗戰無直接關係的途上。

但我們所最關心的是怎樣使這五千萬美元的軍需物品能够作合理的購買，並且能够迅速而順利地運到中國內地來。我們認爲在購買方面應該小心，因爲在購買方面如果沒有一個適當的計劃，如果沒有一個適當的計算，則必然會發生有些物品較多，有些物品不夠的現象。其次在購買時應怎樣慎重選擇物料，怎樣防止舞弊中飽，都是應該注意的事。

無論在決定通盤購買計劃，在選擇購買物品，或在運輸貨物方面，我們都應該快捷迅速。我們正在和時間作戰，我們對每一分鐘的光陰，都應充分的利用。廣州，鎮南關，和海防的經驗，我們總不會忘記了吧？這些國際交通路線，都在抗戰的過程中一條一條地爲敵人所切斷。誰能够保證現在的交通主道——滇緬公路——沒有受阻礙的一天呢？因此我們應該爭取時間，應該克服所有的困難，把貨物迅速地運進目的地。已在海防方面，因爲我們沒有迅速地把所有的物品都搶運到目的地來，結果損失頗大；這不是最好的教訓嗎？

我們不但希望運輸能够「迅速」，我們並且希望運輸能够「順利」。軍用物品是一種容易爆炸和容易發生意外的物品。在運輸的過程中，難保不會因爲防範不够周密，而發生自然的或人爲的意外。因此我們以爲負責運輸的當局，應該特別注意防止意外的發生。否則用好不容易借來的款項去購得貨物，經過千辛萬苦運到中國境內來，却因一不小心，在片刻間變成灰燼；這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

(二) 六千萬美元的購物協定借款——這六千萬美元也是可以由政府去自由使用的。沒有疑問，政府可以利用這項借款的大部份去購買軍事上的必需物品。但我們認爲這項借款的一部份，應該用來改善我們的出口能力和增加可以代替進口物品的生產。抗戰以來，中國對外借款，只就美國而言，連同此次借款，總額已達二萬萬四千餘萬美元。事實上將來我們還是要不斷地向外借款。不但在戰爭中是如此，在戰後調整時期，我們也將設法利用外國的資本。爲着要使我们能够源源不斷地取到外國的信任，得到外國的貸款，我們非根本從增加我們的還債能力着手不可。改善我們的出口能力，是增強還債能力的最妥善辦法。現在我國許多出口物品（如桐油，蠶產，茶等）已經大部預售與外國。對於這些物品今後若干年的生產，將差不多要全部用作償債之用。我們以爲今後不但應該盡量增加這些物品和其他原有出口物品的生產，並且應該設法發現和增加新的重要出口物品。關於改善原有出口物品一點，我們主張從增加這些生產的生產功能着手。因此政府應該利用這次借款的一部份，來購買若干足以增加這些生產的生產能力的機器，工具，和材料。此外政府在可能範圍之內，並應增加各種出口物品的「加工程度」。用增加加工程度的辦法來增加出口物品的價值。但增加加工程度，也非使用機器不可。因此這次借款的一部份，應該用來購買這些機器。

總之，這次的借款應該有一部份用在生產的途上。用在生產的途上，一方面可以充實抗戰的經濟基礎，而更重要的就是增加我們的償債能力。

(三) 五千萬美元的金融借款——根據美國財長摩根家的談話，這項由

美國平準基金提出的巨額美金，將用以「購買中國貨幣」。目的是在利用美金購買中國貨幣的方式，來穩定中國的幣價。但中美當局將怎樣運用「購買中國貨幣」的方式來穩定中國外匯？他們將要穩定那一個市場的外匯？這問題對中國金融的關係甚大，我們願意特別提出來加以討論。

運用「購買中國貨幣」的方式來穩定中國的外匯，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辦法。第一種辦法是在公開市場中規定一個購買價格，在那個價格時平準基金將無限制地拋出美金，吸進法幣。例如中美平準基金規定美金每百元法幣合美金八元，凡是市場價值跌至八元時基金即用美金來購買法幣；結果則美金必不會跌到八元以下的。這種辦法就是中英外匯平準基金所採用的辦法。第二種辦法是經過核准的手續才依照一定的匯率來出賣美金（購進法幣）的辦法。根據這種辦法，所有請求購買外匯的人都要先向一定的外匯購買審核機關請求，經過核准之後才能向平準基金購買外匯或出賣國幣。這一次平準基金的購買國幣或出賣美匯的辦法，現在雖沒有公布，但我們的推測，大約是趨向於第一種。我們認為第一種辦法是對中國沒有很大的幫助而對日本則反有極大的利益，所以是一條不應再走的路。自從政府在廿七年六月間開始利用外匯平準基金來支持匯兌公開市場的時候起，中國就是走第一條路。走這條路的經驗，至今已快兩年半了。過去我們的基金對中國有過甚麼利益？沒有疑問地，從廿七年六月中國銀行的小基金開始活動的時期起，至廿八年六月中英平準基金已經成立了將三個月的時候為止，法幣英匯匯率始終維持在八便士水準之上。但維持八便士的水準對中國有甚麼利益？我們的入超是增大了，我們外匯的資金是得到了便利了！結果我們的外匯基金却一天比一天減少，而終在廿八年六月因受不了市場的壓力而停止供給外匯。以後外匯平準基金雖仍不斷地活動，但外匯還是由八便士而六便士而四便士而三便士餘地繼續下降。但在我們敵人方面，却因平準基金的存在而得到很大的利益。他們利用因稅收及發行新吸收的法幣來吸收我們的外匯基金。他們在華正從事侵略的軍隊、特務人員、官吏、商人，都充分利用上海市場來購買所需

要的進口品，華中、華北，甚至東北的進口物品，差不多都是直接或間接由上海市場來供給外匯。此外並且有一部份進口至日本物品，也是經由上海市場來支付外匯的！我們認為過去兩年半的經驗應該已經能够促使我們反省了。我們絕不應再利這次的五千萬美元來重演過去一千萬英鎊（亦約合五千萬美元）的錯誤。在已往一年半中，深知日本利益的日本專家已一再大聲疾呼地主張維持法幣的上海市場，反對用任何方法去破壞法幣的信用，這不是維持法幣會對我們個人極爲有利的證明嗎？因此我們認為第一條路是一條不應再走的路。

沒有疑問地，走第一條路會對美國或英國的商人發生有利的影響，但我們也未嘗不可以用其他方法去滿足他們的需要。

我們主張用中美平準基金去購買國幣（出賣美金）時，應先經過審核的手續。必要事先得到中國機關的核准，然後才能購買外匯。但核准的辦法，應該比現在廣泛得多。凡是核准進口至自由中國的物品，進口商人對全數價值都可以購買外匯。政府應該利用這個機會，把外匯統制與進口統制和物價統制聯繫起來；凡允許進口至自由中國的都由平準基金供給外匯，凡政府不供給外匯的物品都不許進口。進口之後，物品的售價應加以統制，使維持匯價和供給外匯的利益能够轉移到消費者的身上。政府並且應進一步把匯率固定匯率與市場匯率打成一片，然後再進一步回復到「一元率」的途上。此外我們以為應該在自由中國境內樹立起一個自主的外匯市場，而在這個市場的匯率應與法定匯率——至少是法定商匯匯率——打成一片。

至於淪陷區中的外匯市場（特別是上海市場），我們應該任其自然變化。我們絕不應再動用國家或友邦的一分錢，來便利我們的敵人。但在若干條件之下，我們也可以供給很小數的外匯給在上海的英美商人。但這些商人應該保證其物品必不直接或間接轉售與敵人。

從上面所說，我們對應該穩定那一個外匯市場的問題也加以解答了。但我們恐怕這一次的基金將來也是用來維持上海市場，又再犯中英基金的錯誤。

關於我們應該怎樣地利用這次的金融借款，應該怎樣地改變我們的外匯政策，我們在這裏只能提出一些綱要。至於詳細的理由和詳細的辦法，則他日將再爲文加以論述。

——廿九年十月四日——

# 日偽訂約

錢端升

日偽訂約及日本承認南京偽組織二事喧傳已久。以汪賊兆銘的無恥，狂悖，及利慾薰心，汪系羣姦的下作，及敵人的無聊，訂約及承認俱有其必然性，本無可逃免。到上月三十日，離汪賊在南京開府足半年以後，二事始成事實，我們實不感覺到突然，而只感覺到遲晚。

訂約與承認的行為，及條約與約定書的本身，俱不值得討論。前者只代表由先行交易而擇日開張的一種過渡，後者則與年初高宗武等所揭發者毫無二致。不特不值得我們中國人討論，即外國也未予以日偽所希望能引起的注意。不特我們的友邦英美蘇未加垂青，即歐人的友邦德義亦未即隨聲而予以承認。善哉蔣委員長之言：

此次敵國與汪逆簽訂偽約，并承認汪逆偽組織，不過對去年已成立之日汪密約，與本年三四月間敵派阿部信行入京主持南京偽府成立之事實，再一度公開正式而已。此外別無新奇不同之處。而此種荒謬絕倫之偽約，亦不過一張廢紙，殊無一顧之價值。（本月二日中央紀念週報告）

我們費幾星來討論訂約及承認二事的本身是沒有意義的，也是不值得的。值得討論的，值得引為警戒的，還是十年來國際盜賊行為的整個。日本侵華是國際強賊行為的發軔，而日汪訂約及日本承認偽滿，則與日溥訂約及日本承認偽滿如出一轍，均為日本侵華的部分工作。只有用這樣的看法，十一月三十日日汪在南京的醜行才有其重要性。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我一直有一種看法。這就是：全世界強盜國家與非強盜國家間最後將不免有一個大戰；在這大戰中，幾乎世上一切的國家須被捲入。國際處置九一八事變的方法，及各大國對於九一八事變的態度，使我生了這種看法。希特勒的當權及奧相道爾斐斯的被刺加深了我的恐懼。英法對阿比西尼亞之戰的方針使我的恐懼成了我的結論。一九三七年十月羅斯

福總統在芝加哥發表演說，抨議「隔離」侵略者。在那個時候，我還一絲希望，希望英美能將日本鎮住。如果日本可以鎮住，則國際搶掠之風可以大殺，而我的結論也還可以不成立，而我的恐懼完全是虛驚。但是經布魯塞爾的大失敗後，我知道世界大戰必不可免，而我的看法將不幸而成爲準確的看法。自此而後，我知中英美必將聯在一起，德意日也必將聯在一起，而二者最後又必互戰。中英美方面愈早能作如此看法，而以全力週旋，則勝利愈易亦愈快。中英美方面之一國或數國愈拒絕作此看法，不肯共同行動，甚或竟冀德義日能不合作，則勝利愈無把握，且即可獲勝利於最後，戰事亦必拉長。

如果上面的看法是準確的，則英美之遲遲不肯開罪日本，中國之遲遲不肯開罪德義，以及中英美之不肯及早聯盟，俱是錯誤。因爲在整個世界走向強盜與非強盜的互戰中，德義日固然已結了盟，中英美也必須結盟。中英日一方任何的一國與德義日一方任何的一國決無妥協的可能。因爲中日不能妥協，所以無恥汪賊的偽組織遲早必可得日人的承認，也遲早必可得德義的承認——雖則我外交部已予德義以警告（外交部王部長三十日聲明有「倘有任何國家承認該偽組織者，我政府……當與該國斷絕通常關係」一語）。我所不奇怪十一月三十日南京所演的醜劇者即在此。從前德義承認偽滿，日後同樣承認偽滿，我也所以不會奇怪者也是在此。

但不奇怪是一件事，謀對策又是一件事。因爲我早有一貫的看法，所以我不奇怪。但也因爲我早有一貫的看法，所以我更急於將一切國際強盜及早打倒。

要打倒國際強盜，中英美有打倒德義日的共同責任，而中國則有打倒日本的特殊責任。究反特殊的責任，即所以使共同的責任易于完成，完成共同的責任亦所以使特殊的責任易于完成。二者是相連的，是分不開的。不但我

們中國人應明瞭這個連續的關係，英人美人也同樣應明瞭這個關係。

現時的國際局勢，無論是全世界的局勢，或是中日間的局勢，俱有久戰不決之勢。這種局勢不特於中國有害，於英美有害，且於整個人類與人類文明不利。我們此時應盡大力以防止久戰局勢的形成。我們應早日取得勝利，庶幾我們與全人類俱可享太平之福。

何以全世界正在形成久戰不決的局勢呢？我們展開世界的地圖，并考察各大國的實力，分野，與態度，我們便可知世界的大戰是無法速決。一方面有德人所把持的歐洲大陸，人口多，陸空軍甚強，資源不少，海岸線不易封鎖，另一方面有大不列顛帝國，海軍強盛，經濟力量偉大，空軍之勢日增，歐氣亦已消滅。兩方本已誰也不易將誰消滅。後者在物質上又可獲大助於美國，但前者則獲得日本爲幫手。固然日非美敵，但日本具有亡命性格，遠比和平主義至今未衰的美國易於動手。

在上述多少有點平衡的局勢之下，戰事當然要成爲拉鋸式的久戰。如果沒有第三者將這平衡推翻，或者兩方之中沒有一方能發揮意想不到的大力或是發生預料不到的內亂，則二十年的拿比命之戰當然不難重演於今日。英國仍英國，希特勒則替代了拿破侖。

要打破上述的僵局，最易的方法一是蘇聯表明態度，參加一方作戰，又一是美國以全力與我合作，先將日本擊敗，以剪希特勒的羽翼。蘇聯參加德日的結果也許使世界益成僵局，但如參加在中英美一方，則大戰立可由中英美蘇獲勝而結束；因爲蘇聯參戰以後，英美蘇可以聯合自東進攻德國，且使德國優越的陸軍立失其優勢。我不敢說蘇聯永會守中立，永不會加入中英美方面，相反的，我相信蘇聯在最後必會加入中英美方面，但蘇聯加入時，大戰或已延續十年二十年之久。他的加入並不能使我們免除久戰的痛苦。我們與英美此時固應盡一切人事以促蘇聯加盟，但這究竟是毫無把握之事。

比較可靠的是促美國立以全力參戰，先將日本擊敗，再將義德海軍消滅，再與德方在空中比武，最後則將德之陸軍擊潰，這也不易事，但比邀請

蘇聯加盟或者較易得多。

以上二者，無論先採何者或同時兼採二者，中國先得加盟。與中英美蘇聯合在一起，我們總得對德義先採決絕的態度，或者謂，對德義少開罪，可得德義之助。這是謬說。我們今日絕不能也絕無法取得德義之助。或者謂，不開罪德義，故意與之虛與委蛇則我與英美折衝時較有力量。這也是自欺之談。英美當局並非不識大局，我們之不得不與英美接近，英美將有不知之理。

故我以為我國應該坦白的表示與英美同仇敵愾，與英美接近，與英美合作，一方以削弱德義日的總力量，一方以羅致蘇聯加盟爲我們的責任。如果因此而能將世界僵局打破，早日獲得全盤的勝利，自是我之所望。即或不能，我們也可告無罪於正義。同時，我們更應努力將東亞的僵局打開。

何以東亞也成了僵局，中日之戰也將成爲久戰呢？是則因日之軍力，尤其在戰前，究非我所可比擬。雖作戰三年，敵我軍力已漸接近，但以沿海淪陷，內地工礦實業落後，軍械不易充實，故我軍在短期內尚不易具有與敵決戰的實力。現在日人誘和不成，一怒而將遲遲不肯承認的偽組織予以承認。今年數年之內，我如無驅敵之力，則敵人勢將利用已佔的地域，作久佔之計。他一方面可以加強海岸的封鎖，轟炸通蘇通緬的大道，一面又可吸取中國東半的物資以自肥。此種局面，我如不能打破，則久而久之，我無論在軍備方面，在經濟方面，甚至文化教育方面，將俱有不良的折損。我們試閉目一思，假定日人能繼續佔據平津京滬粵漢一帶至二十年之久，而我則局居西陲，一如今日，則其影響之惡便不難想見。

要防止這層一個僵局形成，或要打破這層一個僵局，最好是採攻勢。如果不能採攻勢，至少也應增強西人所謂「自由中國」的實力，以保障自由中國的存在與繁榮。

採取攻勢需大量的外助。可以助我敗日的外助，此時只有美蘇有力給我，但蘇之不易變態度，已如上述。既如此，則自然只有向美方索取援助。



。我以為我們並非沒有邀美共同擊日的可能。只消美國能相信收日是自衛，是援英，是打敗德義日侵略集團的必要步驟與最有效方法，或者美國在一年半之內，可以海空軍之全力來助我攻日。我以為這是我們的上策，如此我們可以及早解放；如此英美也可以解除東顧之憂。

要增強自由中國的實力，我以為單單開發西南，即使可能，也還不足。我們一定要將西南及緬泰馬來打成一片，廣闢鐵道公路，大開我們的門戶，發展我們的工業，我們才有自存之道，而最後亦可有強力驅日出境。但大規模的開發大西南，一方須在外交方面取得英國政治上的合作與美國經濟上的

## 社會之階

在一九三五年間，作者曾經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一篇以「社會之階」命題的短文。當時即在計劃着再寫一篇「社會之階」，作為前篇的姊妹篇，不幸因瑣務糾纏，竟致不果。在這短短的幾個年頭中，全世界與中國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從這些政海浮沉滄桑世變裏面，使我們更認識了社會之階實與社會之梯同等的重要。沒有階梯，那個社會固然是要騷亂，要革命，要崩潰；沒有階梯的社會，也會遇到同樣的命運。因而覺得在幾年以前的計劃，現在仍有與以完成的必要。

本來社會之梯 (Social Ladder) 與社會之階 (Social Selve) 兩個名詞，都是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羅維堅教授 (Prof. P. A. Sorokin) 在他的名著社會移動 (Social Mobility) 一書裏所創造出來的。社會之梯是指社會金字塔 (Social Pyramid) 下層的優秀份子，都經由一些什麼樣的途徑，可以逐漸地登到上層來。社會之階是指已經居處高位的平庸或不會份子，怎樣被淘汰到下层裏去。前者是社會的選擇問題；後者為社會的淘汰問題。在一個動態的社會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兩部機械都在社會上不斷的動作，美國的社會便是一個很顯明的例子。反之，在一個靜態的社

援助，又一方須在政治方面大加刷新，加強組織，起用新材，重視設計。

二者——邀美共擊日本與積極建設大西南——如可並行誠是最佳。但如不可得兼，而必擇其一，則前者或較易實現。無論為前者或為後者，中英美的通力合作或同盟成了前提。美國今日仍忌同盟，加盟或仍須有待。但我國如亦不下決心，則又如何能盼美之加盟呢？

日僑訂約與日之承認偽滿，本身固非大事，但實是大事的一小部分。苟我們因部分而觀及全與，因而知德義日之不可不予以總打擊，更因而知打破東亞僵局的急要，則我們誠可因禍而得福。

李樹青

會裏，社會階層已經近於強化的骸骨，這兩部社會的機器即使還存在的話，也是在齒輪斷裂，轉動得非常之遲緩了。

在一個靜態的社會裏，社會之階比梯或者更來得重要。因為社會組織之所以由動態變成靜態的原因：在經濟方面講，是財富集中或物資貧乏，使低層人民失所遷移；從政治方面講，則係已佔高位的人霸佔「地盤」，「壟斷賢路」。雖然尚有其它原因，但以這兩者最為重要。這時我們要想把骨化停滯的社會，變成流動，問題的中心，不僅在調整社會之梯，使其能以供攀登之用；還在乎調整社會之階，淘汰去一部已佔高位的庸人，儘先騰出一些位置，預備容納低層的優秀份子。不然，源流已經開了，而河床裏的淤泥淤沒，有排除，結果總使能「因人設職」，或者再多設一些「養士」的駢枝機關，但臨時所能安插的位置終屬有限，終必有造成泛濫崩潰的一日。近年來我們社會上「白領階級」的過廣，以及當局苦心孤詣地喊出「取消文法提倡理工」等口號，多少都具有其可以尋繹的原因在。

在承平時代，社會上存在着兩種經常的。第一個是年老退休，一個是疾

病與死亡。假如社會的組織已很健全。「賢士盈廷，俊傑在位」。同時又能選人以才，循序漸進，不徇私，不巧取倖進。至少一個小康的局面是可以維持的。要當着動盪的時代，動則關係國家存亡與民族安危，靠着這兩具經常之飾，實在有緩不濟急之感。因而其他應急的社會之飾，更應該及早設法使用。

社會之飾較社會之稅更難於適當的利用。我們相信在一個比較上軌道的動態社會裏，一個從社會金字塔底層攀到高層的人，總有其特殊的聰明才智；一時的巧取倖進，終會被社會移動的洪流，沖激而去。在經濟方面是如此，在政治方面也復如此。在靜態社會裏則大不相同。所謂靜態社會，並不是即如同印度的社會組織那樣，生於貴族階層者永為貴族，生於奴隸者永為奴隸，其間絕無溝通轉圜的餘地。靜態的社會裏也可以有階層間的移動，不過其移動的人數，對其全人口比較起來，特為渺小而已。因其移動率之小，故其所移動的人更見重要。必須是其經由社會之梯而移至上層者，全是一般人公認「此人不出，如若生何」的人物；而被社會之飾所淘汰者，全是一些「尸位素餐」或「高調而低的」份子。這種工作，需要一個公正賢明的把篩的人，——即處於社會金字塔尖端的領袖靜態社會的所謂服務成績。大半是大人先生用以說教血緣關係的遠近或婚姻程度的高低。而社會上的輿論制裁，多半是毫無力量的。

希臘的古代大哲學家柏拉圖氏，很早在他的「共和國」(The Republic)一書中便闡釋過這類的道理。柏氏承認人類天賦的不齊。以為有的人是上帝用金鑄造的，有的人是用銀鑄造的，有的人則係用銅和鐵鑄造的。所以出生以後，有的人便作公侯將相，執掌政權。有的人作武士，捍衛國家。還有一些人則作工匠及奴隸，從事生產及賤役。不過在這部著名的對話體裏，柏氏指出另一點，也係最有意義的一點：即倘如金銀鑄就的父母生出銅鐵鑄成的兒子，這時作父母的，不應顧及父子私情而不與以降級。因為讓這種人來執掌國政，將來他和國家會同歸於盡的。柏氏所說的降級，也就是我們所

謂社會之飾。不過這件事情要靠養父母來做，終久還只是一種理想，而非事實。因為父母沒有不滿愛自己的子女的。所謂「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是一妙喻。假如有富裕的父母生下了不適於讀書的兒子。於是這位明鑑的父親，居然使自己的兒子「與傭保雜作」，而出資供給隣居適於讀書的貧窮孩子去受教育。這種「大義滅親」的行為，終久是一件不近人情的絕無的事。這裏的關鍵，不在供給隣居孩子去讀書，而在不令自己的兒子讀書。換言之，即不在資助他人躋登社會階梯，而在自己把着社會之飾把兒子淘汰下去。所以社會之飾的適當利用，較之社會之梯更難。

羅斯教授(Prof. F. A. Ross)在他的「社會學原理」裏曾經談過一層有趣的話。他說合理的社會組織，應該是「適當的人處於適當的位置」(Right man in right position)。據我們看來，這委實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原則。社會的所以治平與進步，便是靠着「適當的人處於適當的位置」。反之，社會的所以騷亂與落後，也就在於「不適當的人處於不適當的位置」。儒家之所以盛讚堯舜為聖賢的最大原故，在乎堯舜能傳賢而不傳子。孟子說：「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也是基於類似的觀點出發。

美國社會學家房紹穆氏(Prof. J. K. Folson)曾經在所著社會心理學(頁五九五)中說過：「一個領袖並不在乎自己作出特殊的事情，而在能使他人為其工作」。在中國歷史上，「知人善任」久已成為歷代帝王興衰的關鍵。項羽以「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才幹，却終於敗到一個酒上亭長的手裏。其中原故，即在乎劉邦能用三傑，項羽僅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諸葛孔明在「前出師表」裏刻切的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但因為他無法改造劉璋，終於造成了「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的結果。我們徵引這些歷史事實，都在說明掌握社會之飾的領袖的重要。因為社會上原有君子之羣與小人之羣。倘如把飾的領袖一時不慎，引進了小人，飾落了君子。於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社會殆沒有不亂的。唐末時，朱全忠聽信「此輩清流，宜投濁流」之類的讒言，結果把唐代的神器也同時投到黃河裏去了。東漢末年在黨錮之亂以後，郭林宗就有「人之云亡，邦國珍瘳」的歎息。而後漢的社稷，也終於因此「傾頹」。其間因果的關係，可謂歷歷不爽。

君子與小人之間，本來沒有清楚的界限。儒家用好義與好利作爲界說。察洵則以人情爲劃分的標準，所謂「凡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其實聰明的君子，未嘗不能裝出一副君子相。老子所謂「大奸若忠，大詐若信」，即是此種道理。反之，君子也可能被一時不白之冤。例如：「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作領袖的不能等待身後的批評，必須從當時的毀譽裏，辨別出一個真正出類拔萃的人才，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以及假冒爲善的偽君子。

人情殆無不喜阿諛而厭忤逆，這是人的弱點。造成貞觀之治的唐太宗，還不能不有「會須殺此田舍翁」之類的恨恨語。然而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執掌社會之節的人，便不能專一喜好矜誇，喜好諂諛，以致蔽於羣小而不自覺。從中國歷史上的陳跡看來，小人之所以因緣倖進的「終南捷徑」，不外「病於夏畦」式的「脅肩諂笑」。人主喜歡狩獵的則以狗馬進，喜歡聲色的則以女樂進。逢迎諂媚，有時能把皇帝做到「善善而不能去，惡惡而不能去」的地步。於是所謂社會之節便完全失去了效用，而社會之禍也就必然地因循遷延而傳頹了。

在動態的社會裏，重視才能；靜態的社會則重視資歷。二者雖同爲社會（Social Prestige）的來源，內容却有不同。從理論上講：才能應該是資歷的基礎，資歷是才能的表現。但實際上，在靜態的社會裏，這兩者有時可以分開得很遠。其中原故，一則因社會之節早已停頓，把許多聰明才智的人物，埋沒下層；一則因社會之節早已停頓，把許多平庸劣劣的份子，留在上層。其結果是「不適當的人處於不適當的位置」。埋沒人才，對整個社會

是一種極大的損失。庸人來主持大事，也免不掉「倒行逆施」。這樣一個「本末倒置」的社會組織，我們很可想像其不日就要崩潰傾圮的。

因爲靜態的社會注重資歷，才能反落到次要的地步；所以階層間的移動，才形成了骸骨化的現象。這其中也有一點道理，值得再加進一步的剖解。社會既係靜態，階層間的流動率本小。假如這點很小的移動，都沒有被妥善利用的話，則能以自社會下層攀登上層的，要不外經過一番「攀龍附鳳」的鑽營工夫。這類攀登的人，最先也許很心虛，小心翼翼，覺得在上位的「肉食」者流，必定都是才智超人行爲出衆的。等到他自己已達高位以後，又立刻覺到彼此之間原不過「一邱之貉」。既無驚人的才能，又無湛深的學識。所以也就坦然居之而無愧色。同時，在自己下面，又擠滿了一羣奔競的人物。這樣，使他覺得偉大與卑小的區別，即在乎社會身份的不同。於是自己的氣餒，就隨着地位而逐步的增漲。最後也許居然達到了「舍我其誰」的地步。居處下層的優秀份子，既然除鑽營再無表現才幹的機會，因不甘阿諛取容，也就善辭屈居下層。而上層的平庸人物呢？因爲不見和不識人才，也就擅作威福，睥睨一切。這裏面，再加上故舊的引用，戚屬的攀援。社會之節既不成其爲節，梯也不成其爲梯。整個的社會便如同盲人瞎馬，向着崩潰的大道邁進。

執掌社會之節的人，在理論上，應該是社會全體，一個合理的社會階層，每一階層都應該具備節與梯兩種功用。——把優秀者選擇出來，把不適者淘汰下去。這還是只就理論上來說。實際上，社會選擇的標準，應該按照一個人的事業成就與服務成績。而執行選擇與淘汰的工具則爲輿論。在目前社會組織裏，只有民主政體還和我們的理想相近。從政治方面言，在民主政治舞台扮演的角色，非得到大多數觀衆的擁護，叫好，喊 encore，不能再度登台。因此，社會還具有選擇與淘汰的力量。但在獨裁制下，獨裁者以武力獲得政權以後，本人是絕對不許人民批評的。爲其所任用的僚屬，只要能有所謂博得獨裁者一人的歡心，對其他各方不妨擅作威福，竟貪污肥己

○至於一般民衆，則只有「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以目」了。其最終的結果，不是整個的社會組織崩離析，便是由自伐而招致人伐，兩者對社會本身都是一種極大的損失。從經濟方面言，民主政治注重自由競爭。每個人都可操一己的興趣，去選擇職業，經營生意。財富的累積，即等於身份的改進。這裏面雖有憑藉的不同（如繼承遺產等），却無機會的差等。所以民主政治，我們雖然並不以為是絕對完善的政體；但在還沒有更好的政體可以用來替

## 人口流動的一個政策（下）

二、關於地域間品質的調劑的一部分的政策可以分兩方面說：一是較大的區域，如中國的南北部，或各大河流域，或省城間的；二是都鄙間的。

對於區域間的品質調劑政策，在以前不能說完全沒有，不過不失諸偏頗，便失諸零碎。秦漢強本弱末的政策，便是偏頗一例。此種政策的大弊，在特別注意畿輔的中心，而忽略邊境的分，名為強本弱末，終成頭重腳輕。歷代議成或充軍的制度有同樣的弊病，也可以算這政策的一部分。近世明清兩朝，官員分發，例須遠避鄉土的省邑，無意中也有幾分品質調劑的功用，但此種功用，除了京官而外，恐是很小的，就因為它過於零碎，包括的人數既不多，官員卸任以後，是否居留不去，又屬完全自由抉擇，而非政策所能過問。不過我相信，七八百年以來，北方的人才雖呈一般的凋落之象而以前首都所在地的河北一省，始終能維持相當高的水平，直接是許多京官宦遊不去之賜，而間接是這種政策之賜。

不過就大體說，品質方面這種人口流動是完全受了自然環境與文化環境影響，而沒有受政策的節制的。南方的卑濕瘴毒，即在一千年以前，以至於直到晚近，特別是就對於省分說，限制了品質較好的人口，以至於一般的人口，向南方散布。到了北方的災荒的環境越來越壞，胡族的侵陵越來越厲害，中國的政治重心越來越不能在北方立足，於是品質方面的人口的向南活動才越來越活躍，抗戰以還，大批人口向西南的活動還可以看作這全部過程的一部分。要而言之，中國的人文中心以及政治中心的自西北而東南，更自東南而西南的全部歷程是這種人口流動的一個必然的結果，而人口流動的本身又是爲了適應時代天災外禍的一個必然的結果，這其間可以說絲毫沒

代以前，仍然加以擁護。

中國是一個靜態的社會，目前還正處在千鈞一髮的局面。這時需要集中人才，需要社會移動，更需要社會上的梯與節這兩部腐蝕的機器，都能及早的開始作有效的活動。邵維堅有句話：「每個人必須按照他的才能來安排位置」（見所著社會移動，頁一八二）。挽救靜態社會的危機，這似乎是舍此無由的一條出路。

潘光旦

有政策的關係；在天災外禍外環境無法根本改善以前，這種政策也似乎無從建立。不過這種種漢式的或漁牧式的人口流動所造成的人才分布的局面是顯然的很不健全的。北宋以前，人才最大的幾個中心是在黃河流域，宋代以後，這些中心移到了長江流域，特別是太湖流域，秦漢時代頭重腳輕的弊病去，接踵而來的却是一頓局部下全麻痺的病症，在全麻痺狀態之下，要希望整個民族國家的健全發展是不可能的。並且這種不全麻痺的狀態，不但在較大的區域之間可以找到，即在省與省之間，以至於一省以內的部分之間，也可以發見，例如蘇南之於蘇北，浙西之與浙東（據習慣的說法，以錢塘江富春江爲界，其實是浙東北之於浙西南）；這種不平衡的狀態的關係雖較小，但未必不是健全發展的一個障礙則一。

關於都鄙間的品質方面的人口流動，我以前在「論疏散人口」一稿（益世報，二十八年九月三日星期評論）裏已經詳細討論過，在此無須多說。都市是有向鄉村吸收比較優秀的人口分子的能力的，但它只知吸收，不知維護，不特不能維護，並且善於毀滅。換言之，都市是有很大的反選擇的作用的，都市越大，這種作用越強烈。這種作用我們以前本不害怕；國家既有一般的重農政策於上，較高的流品又自有其「耕讀世業」和「林泉嘯傲」的生活理想於下，這種作用雖終存在，却還不至太大。到都市化運動正如如火如荼的今日，情形便不然了。西洋關心民族品質的人士對於這問題目前也正在大聲疾呼，亟圖補救，想「迎頭趕上」西洋文化的我們又何能噤爾呢？

在這方面應有的人口流動政策，顯然又是比較廣義而間接的。人民有行動與居住的自由，是國法所承認的，自不便橫加干涉。不得已就只得求諸於

環境的遷善了。這種遷善的努力不外兩部分，一是一般自然環境與文物環境的改進，二是教育方面的提昇。大抵區域間的流動的調整有藉於第一種努力者為多，而都鄙的流動則調整有藉於第二種的努力者為大。抗戰必勝以後，外禍的環境是勢在必改的；科學技術能發達以後，天災的環境也自有改進的希望，再益之以交通的利便，到那時候，全國的各區域雖未必盡成樂土，至少苦樂不均的程度可以末減，文化高下的懸殊也可以改觀，而品質方面的人口流動也自會取得一個比較平衡的新趨勢。都鄙間的流品當然也得靠環境的改良，特別是鄉村環境，不過教育方面的努力更是刻不容緩的事，因為此種改良的工作就得靠鄉村中比較優秀的分子的提倡與努力，必須先把沒有離開鄉村的此種分子留住，才可以進一步的希望把已經離去的吸引回來。近年來鄉土教材的逐漸充實便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大可以做這種廣義政策的一部分。環境並不能根本改造一個人，但在稍有努力的人即有選擇環境的能力與被好環境吸收而去的趨勢，孔子講里仁的道理，孟母有三遷的經驗，環境一經改善，流品較好的分子自不難留，不招而至。

三、關於職業間的比較優秀分子的流動或人才分布，我們的政策所應根據的也無非是一個平衡發展的原則。健全的社會發展當然靠人口分子間適當的分工合作，而適當的分工合作最大條件是每一種行業中都有些上流的人才，庶幾此業與彼業之間，在價值上不至發生過分的高下，而在社會的觀聽裏也不至於太分軒輊。中國以前太看重讀書人，太尊敬讀書人做官，於是士與仕的兩個職業或一個職業取得超越尋常的地位，而人口中比較優秀的分子便幾乎掃數的流入讀書與仕宦一途，結果，仕途既有了人滿之患，而其它職業更吃了人才寥落的虧。士、農、工商、兵的四民或五民，其地位的高下就等於列舉的先後，越先價值越高，越後價值越低，事實更告訴我們，只有士的價值最真實，其餘根本只是一些糊口之計，只有其有限度的經濟的地位，而沒有文化與社會的地位。當年太史公把貨殖列傳放在全部列傳之後，據說已經有他的貶薄的微意，不過到了後世官吏裏，貨殖的人才便根本沒有進列傳的資格，即此一端，已足徵風氣之所趨了。結果是，治人與食於人的分子相對的越來越少，食人與治於人的分子相對的越來越少，根據了孟子大小人的區別，或君子野人的區別，所謂大人或君子十分之八九終於集中在一個讀書仕宦的職業裏，而其餘職業的分子悉數是所謂小人或野人；小人或野人

是不會有文化與社會地位的；二三十年來，這些名詞儘管不很流行，而一般的看法却始終沒有改變。論者說中國文化着重在生活浮面的格式，而缺乏實質的生活條件做襯託；我一向認為這評論是很對的，而其所以有這種「空頭」的狀態的一大原因，就是各大職業之間的人口流動失諸過於偏注。

西洋也未嘗沒有過類似的情形。在基督教全盛或佔絕對優勢的時代，一家之中，比較優秀的子弟幾乎沒有一個不以加入教會工作為最大的榮譽；結果也復相同，教會是發達了，畸形的發達了，教會以外的職業却無一不是人才凋敝的現象（法律一項是比較的例外，但當初也只有教會所制定的法律，所以也未始不是教會職業的一部分）。教會的職業事實上又對於高級的流品只能吸收，而不能維持，獨身的主義與誠命每一世代之中在祭壇上所貢獻的最多與最大的犧牲就是這種流品。宗教文化與教會事業最繁榮的一段西洋史，也就是史家所稱為「黑暗時代」的西洋史。這一點足以矛盾的事實是不容易解釋的，除非我們一面承認當時職業間流品的分配太不平衡，一面更承認教會職業的反選擇作用。西洋這種職業間流品的支配到近代而一變。就美國而論，近四五十年的前，最崇高的終身事業還是讀神學與當牧師，當時吸收第一流人才最多的無疑的是牧師的職業；但到了最近，似乎當牧師的只是一些第二流第三流的人才；第一流的人才已經從牧師職業裏解放出來而逐漸分布到其它職業裏去。這一點說不定和近年來美國百業的突飛猛進很有幾分關係。不過，職業間流品分布的平衡狀態終究是不容易維持的；最近美國那種「富商崇拜」的新趨勢也是一樣的不容不得。

根據上文所述的經驗，可知在這方面我們也應當有一些廣義的政策。這政策可以分輕重兩方面說。經常的是，我們在一切較大的職業裏，總得吸引，維持，培養相當數量的高級的流品。我並不相信羅素所提出過的職業平等論，職業是有大小粗細高下之分的；三百六十行儘管行行出狀元，那狀元的價值決不能完全相同。不過有兩層我們不能不承認，一是各種較大的職業，或與經濟的生產有關，或與秩序的維持有關，或與教化的創造有關，或與生活的美化有關……，都是任何時地缺少不來的，在它們中間我們不容易也不應當強分甚麼軒輊。二是同一職業之中可以容納各級流品的人，自設計的工程師到專用的粗工，從農業專家到挑泥擔糞的農夫，其間可以容納很多的流品；這種種流品都少不得，都可以各盡所能的有所貢獻，不過下級的流

高不找不到，而高級的渣滓，若找得到，就看得這種政策的有無了。這政策所依據的最大的原則，就是承認各種較大的職業，在今日複雜的社會生活之下，各有各的效用；同時，爲人口分子的個人一方面設想，承認一切才能技藝對社會與文化都可以有貢獻，貢獻的大小完全要看他的才能技藝可能發展的程度而定，而社會與國家決不勉強的使各種才能按穩定下一個價值的表格來。這一段話是可以和「人口品質的一個政策」一稿裏所提的「變異的鼓勵」一語相呼應的。

但爲矯正目前已有的不平衡的狀態起見，一種權宜的政策也有它的地位。近來中央教育當局的特別注重理工兩科，就可以看作這樣的一個政策。我們以往對理工的科目太不注意了，我們甚至於把它們看做是這泥的「小道」與壞人心術的「機巧」；我們要把這種觀念改變過來，非得權宜的對理工科目特別加以提倡鼓勵不可。音樂的藝術目前也有同樣的需要。不過，話應說回來，這祇不過是一個權宜的與暫時的辦法，一切矯枉的努力的最後目的無非是求一個比較持久的正直，一切權宜的措置求一個經常，一切偏頗的矯枉求一個平衡。要不是這一類的努力，就成爲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一個幻術，於全體的長久治安沒有幾許補益。我們教育當局一定得用這樣一個眼光來衡量與觀察他們的這一類的政策，日移才不至於發生新的流弊。他們不但自己應當有這種眼光，更應當教授政策的實施的人民體諒到這種眼光；否則，一個抑彼揚此的政策粉飾於上，一種豐茲嗇彼的風氣便養成於下，政策儘管是暫時的，而風氣却是比較持久的，比較廣被的，勢必牽動到各種職業的社會地位而影響到不同的職業分子的生存與傳世的機會，等到反選擇的作用發生以後，再要求比較永久的平衡發展，就很困難了。這一方應有的廣義政策，若再推而廣之，也就成爲國家應有的文化政策，尙文尙質，尙文尙武一類的政策，固有其一時的補偏救弊的功用，但與其任其自然，到了相當時期之後，必須改換風氣，另立一個崇尚的對象，何如放遠眼光，從長計慮，能比較永久的維持一個文武不偏廢與文質彬彬的平衡狀態？

抗戰開始以來，上文所討論的三類人口，流動都增加了速率，成爲一種波動的現象，不止是平時的流動了。但就大體說，這種波動還是抗戰的局勢所造成的一種現象，其間政策的成分極少。淪陷區以內，民衆的救濟，難童的搜集與保養，淪陷區內青年移入內地的招徠，青年的不准進入某某區域，等等，雖都算是一部分的政策，至少都用一些政治力量來推行，但大都沒有通盤的計畫，有的連所以必須推行的意義也不很清楚，祇是爲一時政治的方便，不能不推行罷了。不過人口的流動，無論是哪一類，一方面有自然與文化的環境裏的種種勢力從外面推挽，一方面有內在的好動善移，自求位育，物尋其類的傾向從裏面驅策，假如我們對這種內在的力量沒有親切的體會，同時對外緣的勢力不加以適當的調整，這一種零星的政策是沒有多大用處的。要調整外緣的力量，也許是抗戰結束後建國大業的一部分，目前不易措手，但要了解人口流動的性質和它對於國計民生民族運命的關係，與夫在這方面必須有一個寬大的政策的理由，抗戰過程本身所給與我們的機會，是無上而不容放過的。

## 雲南看雲

沈從文

雲南因雲而得名。可是外省人到了雲南一年半載後，一定會和本地人差不多，對於雲南的雲，除了從他變化上得到一點晴雨知識，此外就再也不會單純的來欣賞它的美麗了。看過盧錫麟先生影展後，必有許多人方儼然重新覺醒，明白自己是生在雲南，住在雲南。雲南特點之一，就是天上的雲變化得出奇，尤其是在傍晚時候，雲的顏色，雲的形狀，雲的風度，實在動人。

雲是有地方性的。北方的雲厚重，海邊的雲幻異，河南的雲一片黃，湖南的雲一片灰。論色極豐富，應當推青島的雲，有時五色相煊，千變萬化，

完全如一片錦繡。有時素淨單純，天空只見一片綠玉，別無他物。青島的雲看來令人起輕快感，溫柔感，音樂感。不僅一幅是綠色活動圖畫，且有青春的氣息，引起人狂想和幻想。海市蜃樓雖不常在眼底，却照例永遠在心目中。秦皇漢武的事業，結束在一個長生不死青春常住的夢裏，不是完全無道理的。雲南的雲風格獨具，他的特點是單純而素樸。

雲南的雲似乎是用西莊的冰雪和南海的熱氣兩種原料作成的。色調出奇的單純，惟其單純反而見出偉大。尤以黃昏前後光景神奇，完全是水滸畫，

筆調十分大膽，天上一角有時竟像一片綠。古怪的是顏色竟和雲黑，分明十分怪。在任和地地方「烏雲蔽天」照例是可怕後，雲南傍晚的雲，越黑越越輕，且表示第二天天氣必頂好。幾年前中國古物運到倫敦展覽時，如一個越越薄的卷子，名「秋江疊嶂」淨白的澄心堂紙上用濃墨重筆塗抹，給人印象却十分秀美。情調與雲南的雲差不多，只覺得黑而秀。可是我們若在黃昏前後，到郊外小丘上去，或坐船在滇池中，看到這種雲彩時，低下頭來一定會輕輕嘆一口氣，具體一點將發生「大好河山」感，抽象一點將興起一逝者如斯之感。心中還一定有點痛苦，為一片懸在天空中的沉靜黑雲而痛苦。因為他給了我一種無言之教，比目前論家的文章，宣傳員的講演，雜感家的諷刺文，都高明得多，深刻得多，同時還美得多。覺得痛苦的原因或許在此，那麼好看的雲，教育了寄存在這一片天底下討生活的人，究竟是什麼？是一種深刻情大的人生思想，還是一種單純美善的抒情興趣？若把他與我們所見所聞的社會對照，實在使人不能不痛苦！

在如此美麗天空下，我們所看到的，除了論文講演，雜感，此外似乎到處就只碰到法幣商人銀行辦事人直接寫鈔票而忙，教授學生也間接寫鈔票而忙，大專校商學院經濟系每列註册上課時，照例人數必最多。這些人之所以習經濟，習會計，都可說目的只是畢業後有出路，在銀行作事最可靠。照例接洽為利往，擠擠挨挨為利來，利之所在，則羣集如蛆。社會研究所的專家機會一來向銀行跑，此外習圖書館的，學考古的，學外國文學的，親戚，朋友，同鄉，同學，學援拉扯，也同時向銀行或相似機關跑，以收入多為得意，以能拿乾薪為運氣好。大部分優秀腦子，既都給真正的法幣和拍家的法幣弄得昏昏的，失去了應有的靈明和彈性，以及對於「生命」較高的認識。無知識的腦子，成天打算些什麼，也就可想而知了。雲南的雲即或再美麗一些，對於多數人竟似乎依然毫無意義可言的。

近兩個月來，市區連續的警報，城中二十萬市民，無一個人不是早早就跑到郊外去，向天空把一個個頸項昂酸，無一個人不看到一片天空飄動的雲，但這種仰望結果，不過增加了許多人對於財富得失的憂樂應心罷了。「我的錢幣跌了價，貨物長了價！」「我囤的汽油藥品漲了錢！」「我的事業變了五十萬財！」「我撈了八萬三！」這還是儘就身邊所知道的熟人熟事而說。或假公濟私，或利用外交護照運貨，或手編私沒公家所有，在混亂中發

財，說不定還有個把教授之流，發財無望，就想到前一晚上玩麻雀牌的輸贏贏虧，「我檢牌不檢牌」。既作了教授，還會玩牌，當然輸牌不輸牌！在警報解除以後，正不妨到老同學家裏去打個八圈，證明究竟輸的是什麼。一個人樂意在地下爬，以為如此過日子委式最好，他人豈是站起來比這個人，當然是井無多大意義不會有何結果的。

就在這一個社會中，盧先生却將他的照片公開展覽，告訴我們雲南的雲多美秀，多飄逸，多莊嚴，多崇高。觀衆人數多，批評好，王曉明只覺有人會看雲，能從雲中取得一種詩的感興和熱情，還可望將這種尊貴的事情，轉給另外一種人，換言之，就是雲南的雲即或不能直接教育人，還可望由一個藝術家的心與手間接教育人。盧先生照相的本意也正在此，所以作品中對於雲物的美觀，處理得特別好。不纖巧，不假作，不過分修飾任其自然本真，心手相印，表現得素樸而華貴，作品成功是必然的。可是得到讚美發賣成功不是藝術家最終的目的。我意思是如果一種淺薄可怕的實際主義正在這個社會各組織各階層間普遍流行，腐蝕我們多數人做人的理想，做人的良心，或具有形無形把一個人都市化，大多數優秀分子所夢想，所希望，又都只是糊口混日子了事，毫無一種較高尚的情感，以及用這種情感去追求一個美麗偉大的道德原則的勇氣時，我們應當怎麼辦？是聽其墮落，還是設法補救？大學生讀書目的，都只準備作行員，作辦事員，腦子都不不用，都不扭，有飯吃就算有出路。甚至於做教員的，作講演的，寫不高明難感文的，習理工的，玩玩文學充文化人的，信教吃教的，出路大都只顧眼前。眼前大家固然大家都有了出路，這個國家的明天，是不是還有出路可言？我們如真能够像盧先生那麼能觀默會天空的雲影，雲物的美麗，會慢慢的陶冶我們，改造我們，使我們習慣於向遠景凝眸，不敢墮落，不甘心墮落！我以為這才是藝術家最後的目的。

這個民族是在求進展，求生存，戰爭了已經三年，雖失利敗北，不氣餒。雖死亡萬千人民，犧牲無數財富，不以爲意。爲的是戰爭背後還有個莊嚴理想，不特我們要生存，還想要後來人也能夠活在這片土地上，更好一點，更像人一點，所以使我們這個民族對於憂患之來，在任何情形下都認忍受。然而單純忍受是不會有何意義的，我們還得戰爭！雲南是中顧目前向海外交通最便利一個都市，既然要戰爭，不特多數知識分子必然要有一個較遠大的

「理想」，拉之向前或推之向上，就是作生意的，也需要那麼一點「知識」才能夠把企業的發展，輔助國家的發展，不至於背道而馳！舉一個淺近的例子來說：我們的眼光若能超越「法幣」，「出路」，「賺錢」等字範圍，稍稍注意遠處，就可想到在滇越鐵路的一端，正有多少鬼域成性陰險狡詐的木展兒，圓睜兩隻鼠眼，安排種種巧計陰謀，準備把推銷劣貨的責任，要分派給昆明市的大小商家。就知道學習注意遠處，實在是目前一件如何重要事情！照理必選地位，取準角度，方能得到優秀成績。做人何嘗不是一樣。識大體，明輕重，「有所不為」木展兒雖花樣再多，仇貨在有經驗商家的眼睛中，總依然容易看得出。若只顧發財，見利忘義一無所不為，則仇貨改裝成爲國貨，不過是反手間事。仇貨流入問題不過是萬千事件之一種，此外知識階級中不爭氣區，所作所爲實有甚於此者。

所以我覺得盧先生的攝影成功處，應當是不僅僅給人以看，還值得人深思。

### 本期撰者

伍鏡潘李沈諸先生常有文章發表，不需介紹。  
潘光旦先生論「人口流動的一個政策」一文本應上則一氣登載，因一部分稿件被手民誤置，不及趕印，其下半不得不於本期續登。本刊願向潘先生及讀者表示歉意。

### 本刊啓事一

查本刊自發行以來始終照常出版未曾間斷前因外埠代銷處因離過多致讀者向各地代銷處定閱者未能如期接到至深歉仄茲爲便利讀者計現將取銷外埠代定辦法愛讀本刊諸君希直接逕函昆明圓通街六十七號本社訂閱部于出版後儘先寄奉郵票代洋十足通用諸希察察爲幸

### 本刊啓事二

本刊價目現定國內每卷（半年）國幣四元，用普通郵遞按期遞送。凡欲用航空郵寄者另加航空費每卷四元。香港訂閱，每卷港洋四元，但均用航空遞送，不另加航空郵費。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由昆至港，均用航空寄遞，亦不另加航空郵費。

內政部 雜誌登記 證警字 第六九〇七號  
雲南圖書審查委員會 審查證番字 第三一七號

## 刊本

第四卷 第十二期

這一週  
日寇撤兵與中國抗戰  
歐戰的思想背景  
我們需要的經濟政策  
戰後物價問題  
浙西的教育（通訊）

羅隆基  
王贊愚  
錢端升  
伍啓元  
張振華

日八十月一十

## 刊本

第四卷 第十二期

這一週  
人口品質的一個政策  
我們需要的教育政策  
中國與民意政治  
設計執行與考核  
再談玉龍雪山

潘光旦  
錢端升  
羅隆基  
黃六平  
李雪燦

日四廿月一十

今日評論 每星期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圓通街六十七號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華山南路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四十七號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 零售二角 訂閱全年八元 半年四元（香港以港洋計算）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或折成美金五元）